

老敬炎一辈子干得最卖力的事，巡山。

说是山，山不高，说不是山吧，又从平地上凸起，逶迤着向深处走去。山上树多，多得手指头插不进去，大小树相簇，之中还有些藤子拉拉扯扯，小花小草活蹦乱跳。树多阔叶，春生秋落，尤其是麻栎，高大粗壮，枝丫无约束，相互争着抢着，地上有距离，空中却是绑在一起。山小有内容，和大山就有了相同的趣味。

老敬炎喜欢巡山，年轻时就和山大交道，依山吃山，一不留意竟老了。过去在山里闹腾，打个野物，拣些山货，砍点枝柯，糊口足足有余。现今老了，山仍年轻，可有些事干不动了，也不需干了，日子有得过，谁愿和山和树和兽过不去。

要说年轻时的山，老敬炎有说不完的话题，那时他持一杆铰子，在山里窜，山鸡、野兔、狗獾子、狐，都在他的铰子口倒下过。倒下过多少，他记不得了，也数不过来。他还山中和树木们争阳光，开一块块屁股大的荒，种下一些时令的庄稼，整天围着山转，累得像条狗。

老敬炎对山知道的多，知道山的脾性，对山中藏着的事，能从头到尾说个清楚。他吃山靠山，却从不糟践山，撵走过采石的，和砍树的人打过

死架，也因山和儿孙们闹僵了。

这几年老敬炎最听进的一句话：金山银山，不如绿水青山。眼前的山就是绿水青山，他要护，老鸡护小鸡般护着。

老敬炎一天三次巡山，早一次，中一次，晚一次，棍打不动。说来有意思，老敬炎快八十了，似乎越走越有劲，走不怂，走不厌。

走不怂是有道理的，曾有些日子，山瘦了，山秃了，山小了，但走着巡着，山壮了，山美了，山有了层次。老敬炎为之走得有劲，巡得有奔头。

老敬炎实际上是有更好的日子过的，老伴不在了，儿孙们有出息，山下有房有车，抬腿下山，一家子就热腾腾的暖和。老敬炎却是怪，坚决不下山，情愿孤魂野鬼般一人在山里飘。

靠山吃山的日子，山中住了许多人家，人如树样在山石间扎根，和小兽小鸟争口中食物，和不多的土地较劲。现在好了，人一窝蜂的下山，空留下一些大小高低的房子，交给了山兽、山鸟来看管。

如此，老敬炎还真不孤单，每次巡山，他的身后总有悄悄的脚步声，一直尾随着，他听得真真切切，狐的、獾的、鼬的，反正后面有一支长长的队伍。

老敬炎巡山为两样，一是防火，再一是救助受伤受困的

护的面目出现的。

两年前，四川省高县（隶属宜宾市）搞了一个“千人吃土（火锅）”的美食文化推广活动。记者称，高县土火锅是宜宾市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有着悠久的制造历史（明末清初）。土火锅原产地为高县庆符镇东升村七组，南广河畔。据说，该火锅的主要原料取自于井下采集的一种砂锅泥土。这种泥土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，用它制造的“土火锅”烹制的食物，具有明显的鲜、香、脆等特点。——显而易见，有人把吃火锅唤作“吃土”，是典型的移花接木。

百度百科里，有一则关于武乡炒指的词条。武乡炒指的做法是：把糯米淘干净，再用石磨碾成面。以开水烫好面，捏成大块干粮上笼蒸熟。取出后，掺上少量白面加糖或盐，然后把和好的面擀成片、切成像手指头一样的面棒。之后，做饭的师傅开始“炒指”。简单地讲，就是把面棒放到盛着黄土面面的铁锅里热炒。等到“指”干酥了，即可拿出来食用。

文学巨著《百年孤独》里，有个女子唤作雷贝卡。小姑娘11岁的时候，携带父母的骨殖来到马孔多，自称是布恩迪亚家族的亲戚。对这个风尘仆仆的小小异乡客，善良的乌苏娜怜爱有加，将其视为己出。

雷贝卡喜欢吃土。为帮助她克服这个毛病，乌苏娜软硬兼施。一边哄着她吃药，一边用鞭子教训她。最终，小姑娘改掉了这个毛病。

孩子们渐渐长大。年轻的雷贝卡与阿玛兰塔（乌苏娜的女儿），同时爱上了来自意大利的小伙子皮埃罗。后来，雷贝卡与皮埃罗订婚。疯狂的阿玛兰塔为此投毒，却误杀怀有身孕的嫂子雷麦黛丝。最终，皮埃罗选择回到阿玛兰塔身边，却被内心极度痛苦的阿玛兰塔拒绝。皮埃罗为此自杀，万念俱灰的雷贝卡再次开始吃土。

以上，是所谓“剿山中贼易，剿心中土难”的拉丁美洲版本。吃土，为这个故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、灰蒙蒙的色调。

最近一段时间，媒体报道了数则用黄土做面食的新闻。其中，大多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

小动物。山火没发现，倒是些小动物调皮，受些小伤，老敬炎就将它们抱回家，调理好了，再放生。时间一久，动物们也就把老敬炎当成了同类，他一有动静，动物就跟上了。

本来巡山是件苦事，老敬炎却当成乐事，这一乐老敬炎就放不下了。山中还是有猛兽的，管山的人批准，巡山可持铰，老敬炎哈哈大笑，山中的兽都认识我，老邻居了，它们才不伤害我。老敬炎的铰挂在墙上，早锈得拉不开扳机。

晚上巡山，老敬炎走得慢，不是腿脚不好，或是山路不好走，主要是有引路的。引路的是一匹狐，白嘴的狐，都说白嘴狐成精，估计也是的。这狐跑在老敬炎的前面，不紧不慢，遇到沟坎还要停下来回头张望，两只眼睛幽幽地放光。老敬炎自然放缓脚步，把每一步走得踏实。老敬炎的身后，仍是有一溜队伍，走得轻松有序。

夜深了，山好静，老敬炎一夜夜睡得安稳，门扉大开，门口有狐向月而拜。

老敬炎有时也想事，想得最多的是老伴，吃了一辈子苦，生下一堆孩子，孩子养大了，却舍下一家人去了。老敬炎难受，也就是一

会子事，生老病死，再自然不过了。他想起老伴咽气时的场景，她指着窗外的山，恰巧一群山鸟归林，老伴的手随之垂下了。老敬炎懂老伴的意思，她要归于山林，与山为伴。

狐懂老敬炎心思，隔三差五的晚上，总要引着老敬炎到老伴的坟边停下，之后背转身子，静静地等，时间过长，狐会叨老敬炎的裤脚，人般拉扯。夜露就要来了，天寒。

老敬炎有时自言自语，又像是说狐。青山处处埋忠骨呀，这里还埋着另一个人呢。

老敬炎说的另一个人，是一个无名者，他战死在山中，老敬炎亲手埋的，他那时还年轻。不知为什么，老了的老敬炎越来越会想到他，他的血好红好红。

一个晚上老敬炎又一次巡山，让他意外的是，为他引路的不是原来的白嘴狐了。新的狐显然年轻多了，步伐稍快，碰到沟坎也停下，只是回望的目光多了层哀哀的湿意。

老敬炎的心猛地下沉，一股丹田之气直冲喉咙管——啊，山颤动，夜鸟一阵阵冲向天空，“喔喔喔”的回应。

山不老，狐老，人也将老去。

我是山东人，没吃过炒指这种美食。不过，这种“吃土”的方式也是典型的“黄土搭台，文化唱戏”——在一个物质丰足的时代，没有人会傻到像明末饥民那样去吃观音土。今天的所谓吃土，不过是一种地方文化的营销模式罢了。

读《百年孤独》是在二十年前。后来翻书，发现有人对雷贝卡的吃土行为进行过解读。专家说，雷贝卡吃土归根结底是一种心理疾病。这种所谓的异食癖，是缺少安全感的具体体现。在小说里，马尔克斯写道：“她将一把把泥土藏进口袋，一边传授女友们最繁难的针法，谈论其他不值得自己为之吃下石灰墙皮的男人，一边趁人不注意一点点吃掉，心中涌起既幸福又愤怒的迷乱感觉。”

现实生活多磨难，唯吃土的日子最幸福。

雷贝卡的恐惧感源于父母的早逝。当初，她被陌生人带到马孔多，介绍给了更为陌生的乌苏娜一家。虽然雷

贝卡最终融入了布恩迪亚家族，但早年的阴影一直存在。此后终其一生，雷贝卡都在为童年的惶恐不安寻找安慰。她爱上了皮埃罗，却因为雷麦黛丝的死而失去了他。她最终嫁给了浪子何塞，试图在情欲里迷失自我。但这种迷失是短暂的。一朝清醒，雷贝卡感到无比痛苦。最终她杀死了何塞，在女仆的照应下孤独地渡过了后半生。

每个童年受伤的孩子都是不幸的。早年的痛苦记忆，需要用成年后的漫长岁月来修复。甚至，很多人终生都无法疗愈。——在无尽的暗夜里，吃土成了自我疗伤的最佳方式。

我因此想到，这种漫长的治疗方式，不仅体现在雷贝卡们身上，在我们整个民族的身上也都存在吧。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，为什么在衣食富足之后，还有人偶尔要吃上一顿槐芽、番薯叶子打打牙祭，归根结底是在提醒自己：早年生活如此不堪，同志仍需努力呀。

X

月光城 小小说

张
建
春

巡
山

C

月光城 随笔

冯
磊

吃
土